

Научная статья
УДК 811.58'373
DOI 10.18101/978-5-9793-1802-8-2022-186-191

**AN ANALYSIS OF THE PRODUCING MECHANISM OF HOMOPHONIC
WIT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ERBAL COMMUNICATION:
TAKING *ROAST* AND *TALK SHOW CONGRESS* AS AN EXAMPLE**

© **Wang Sen**
Ph.D. Student,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Chinese Studie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China, Shanghai
xlchen@admin.ecnu.edu.cn

Abstract. With the make complaints about comedy show in the two stage of Tucao conference and talk show Congress, the frequent "homophonic witticism" has also been widely watched and imitated by the public. As the dissemination of information, "homophonic witticism" is a kind of innovation in language form, which has a unique expression function. In addition to the classification and analysis of "homophonic witticism" in form, its internal mechanism is also worth exploring. The "homophonic witticism" in talk show is more used by talk show actors to express their attitude towards post-modern social life with this special language form, whic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and thinking. In addition, "homophonic witticism" is different from other network catchwords in that it teaches the public a new way of expression and thinking.

Keywords: Talk show; Homophonic witticism; Verbal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of production.

语言传播视域下“谐音梗”的产生机制分析
——以《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为例

王森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汉语言文化学院, 上海 200062)

摘要: 伴随着《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两档脱口秀类喜剧节目的热播, 其中频繁出现的“谐音梗”亦受到大众的关注及模仿。“谐音梗”是一种语言形式上的创新, 具有独特的表达功能, 除了可以从形式上对其进行分类分析之外, 其内在产生机制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从语言传播的角度来讲, “谐音梗”首先是脱口秀演员, 即语言传播主体, 通过这一特定形式来建构自己的传播话语, 在试图逗乐观众的基础上, 进一步传达他们所代表的群体对于当今社会的看法; 其次, 作为语言传播信息, “谐音梗”是对语言形式的一种重建, 包含了他们所要传达的信息内容, 是思维的一种外在形式。作为语言传播的媒介, 以这两档节目为代表的语言类综艺节目需要明确其所能够带来的传播效果, 如此才能体现综艺节目该有的价值。

关键词: 脱口秀; “谐音梗”; 语言传播; 产生机制

一、引言

时代的迅速发展不仅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化，在文化、哲学观念以及价值观念上也在不断地变化着。而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在形式，能够体现思维的变化。作为语言艺术形式的脱口秀，相比于中国的其他喜剧形式，如相声、小品、海派清口等，脱口秀不具有明显的地域特征，虽然是舶来品，但却体现出了突出的普适性特点，非常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加上其幽默、诙谐的特点，伴随着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便捷及迅速，脱口秀类综艺节目越来越受大众，尤其是年轻人的喜爱。《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便是其中代表。这两档节目将脱口秀从无人关注做到了全民欢迎的程度，取得了极佳的节目效果。

作为语言类节目，这两档脱口秀类喜剧节目的语言风格是非常值得关注的，特别是其中频繁出现的“谐音梗”。我们知道谐音是利用语音上的相近或相同来达到语义的转变，而“梗”是最近比较火的网络用语，意思是笑点，是对“诨”字的误用。所以“谐音梗”就是指利用语言形式上的谐音来触发笑点，带来诙谐、幽默的效果。“谐音梗”在其他的语言类节目中也多多少少出现过，但这两档节目可以说真正带火了“谐音梗”，使得玩“谐音梗”成为了全民性的一种风潮。如今，“谐音梗”在社会各层面、各领域的出现，甚至连政府部门都在使用“谐音梗”，如安徽政府服务公众号名为：“皖”事通，湖南政府服务号为心“湘”事成。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加深对此类语言表达问题的关注。

为什么“谐音梗”会有这种“魔力”？我们认为，这与“谐音梗”的产生机制有关，我们可以从多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其这一问题。Cooper（1982）认为语言传播是语言行为的传播，可以从形式、功能和普遍性三个方面来分析语言传播，其中形式指被传播的语言或语言变体，功能指语言或语言变体传播的目的，普遍性指说话者为实现一定的交际功能而使用一门语言或语言变体的程度。¹这里我们按照语言传播的构成要素（周芸 崔梅，2015），从语言传播主体和信息两方面来分析。

二、传播信息：“谐音梗”的语言形式分析

我们知道“谐音梗”是利用音近或相同的两个词达到语义的转变，从而达到幽默的效果。但是“谐音梗”也可以从形式上来进行分类，第一类就是通过一种固定的组合创造一种全新的表达，这一类可以分为两种情况，首先是与固定组合中某一部分的谐音，这样的例子是最多的，试看下例：

例 1：我也做了核酸（检测），也捅鼻子……而且为了安全，上周还带着我爸妈一起去，大夫看见我们都说：哎呀，全家“捅”（桶）！^[1]

例 2：我爸妈也疼我，给钱经常就不要，不要我也给，硬给，哭着喊着也要给。嗷嗷喊：求求你们收下吧，让我尽尽孝心吧！是吧？二十四孝头一孝，仰天长“孝”（啸）。

例 3：不是，你想想，真输了我可咋整啊？人家比赛之前，选手一个一个对我还贼客气，是不是？一个一个还管我叫哥呢。等比赛完了我要是输了，人家不得问一句：你到底算是个什么哥？你说我咋说？我说我是老脸往哪儿哥（搁）？

例 4：进决赛已经不错了，我们已经是全国五强了。五强啊，五常（强）的大米可是很好吃的。还可以分为不同的品种，有黑无常和白无常。听完这个谐音梗，有没有觉得人生无常。

例 5：你看你胖，你这一身肥肉。你跟 Rock 组个组合，就叫 Rock and Roll（肉）。

例 1 和例 2，“全家桶”指某快餐店的一款套餐，已成为有着固定语义的组合，“仰天长啸”本身就是一个成语，例 3 中的“老脸往哪儿搁”也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种相对固定的

¹ 见 王辉 语言传播的理论探索[J], 语言文字应用, 2019 第 2 期, 第 20-25 页。

表达，表示比较羞愧的意思。但在这里，脱口秀选手利用“捅”、“孝”、“哥”，与其中的同音字进行了替换，产生了一种不同与原意的表达。本身全家桶和捅鼻子进行核酸检测是没有任何关联的，但是这里选手通过利用谐音，将表示套餐的全家“桶”，变成了全家一起“捅”鼻子做核算检测，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张力，幽默效果便得以凸显了。

例4中，选手将“五常”与“五强”进行谐音，原因在于有些地区的方言中，“常”和“强”是同音的，因此，选手利用了普通话与方言的谐音进行“谐音梗”的创作。“五常大米”中的“五常”是一所城市的名字，“黑白无常”是中国神华中的一对神祇，这里的“无常”特指在人死时勾摄生魂的使者，而“人生无常”中的“无常”，意指事物是不停变化的。选手利用谐音进行了另类的表达，让观众感到了脱口秀的“无常”。例6则是利用中英两种语言的谐音创作的。我们知道，一般情况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人在说英语时，总会带有自己的一些地域特征，尤其是语音方面，比如很多中国人说的英语被称为“中式英语”，好多泰国人说的英语被称为“泰式英语”。那么选手就利用“中式英语”的这一特征，将“roll”和“肉”进行谐音，经过选手的创造性表达，这类“谐音梗”产生了一种强大的张力，有些荒诞，但却具有不错的幽默感。

第二类是对一些固定组合进行打破重组，试看下面的例子。

例5：很多人说我在黑黑寡妇。你听听这话说的，感觉我是个“流氓”，在调戏寡妇，说：嘿嘿，寡妇！

例6：那你用郭靖造个句吧，好。这口破锅（郭），净（靖）是铁锈！用李红林造句，火柴里（李），红磷（红林）的含量是多少？

例5和例6都是通过改变谐音本体的语调构造以及语法形式来产生的谐音。例5中，选手首先利用“黑”与“嘿”的谐音，然后改变了“黑黑寡妇”的语调构造，并且使得原本为动宾关系的组合，变成了一个拟声词“嘿嘿”与“寡妇”的组合，这样一来，本义为抹黑黑寡妇的组合，变成了调戏寡妇的“嘿嘿，寡妇！”例5同样是在利用谐音的基础上，对谐音本体进行了语调和语法的重组。

第三类是将两个不相关的词进行组合，形成新的组合，且具有了与这两个词都不相关的新的意思。试看下例：

例7：我上大学的时候几乎不在饭店买酒喝……大家都说我是全辽宁最省的人，江湖人称“辽宁省”。

例8：你的脸只是不大，但不代表它不方啊。你仔细看看你那个小方脸，又小又方，有一首歌就是拿你写的，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这一类的“谐音梗”与之前两类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类“谐音梗”中谐音的本体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组合，选手将其进行拼贴后形成了形式上的固定组合，而选手要表达的意思却并不是该组合的传统意义。也就是说，这类“谐音梗”更像是一种简称，只不过这个简称的含义是选手打破其原来固定词义之后又赋予其新的含义。

以上三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即，“谐音梗”运用谐音达到言此意彼的目的，其实是对会话合作原则（H.P.Grice）的暗中违反^[2]，在一个会话场景中，对于会话原则的违反会表达了说话人的“言外之意”。有些甚至打破了原先词或词组的语法、语调结构。比如例3中的“老脸往哪搁”，其实问话方问的是“算什么哥”，但是选手故意运用“搁”与“哥”的谐音进行一种含蓄的回答，既表明了自己的尴尬境遇，也由此产生了一种幽默感。

本节对“谐音梗”进行了大致的分类，并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其传播信息形式上的产生机制，指出，汉语中的、汉语与方言中的、汉语与外语中的谐音词语为“谐音梗”创作创造了条件，对于会话原则的暗中违反可以看成是创作“谐音梗”的语用目的。但是这些主要是从语言形式方面来进行的分析，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谐音梗”产生的内在机制，下面我们将从语言传播主体出发，探讨其内在思想，深入分析“谐音梗”的产生机制。

三、传播主体：“谐音梗”的内在产生机制探讨

语言传播主体是指参与语言传播活动并在其中完成语言编码、语言解码等任务的对象，包括语言传播者和语言接受者¹。而语言传播者是编码的主体。

如今，时代的迅速发展不仅引起了人们生活方式上的巨大变化，在文化、哲学观念以及价值观念上也在不断地变化着。作为思维的外在形式，语言总能适时地表现出思想的变化。“沃尔夫-萨丕尔假说”提到语言与思维相互影响的关系，阐明了语言结构决定某个文化群体成员的行为和思维习惯。从语言哲学观来看，经过“语言学转向”，西方哲学对语言的态度发生了转变，语言由一种工具转变为哲学反思自身的一个基础，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语言哲学观又发生了改变，在语言学流派中，真正能体现后现代人本性的当属认知语言学。^[3]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表达背后是人对世界的认知机制。邱彤村、陈妍（2020）从心理认知层面对谐音的生成机制进行探究，他们着重用“激活-转喻/隐喻生成机制”对谐音生成的原动力进行了探究和解释，认为谐音是人们把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所得通过大脑内部整合重新输出的一种心理过程，这就从更深的层面剖析了谐音产生的动因。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流工具，我们用语言传达思想、完成交际和传播。日常语言是以完成交际为目的的，如果仅为达到交际的目的，那么日常语言就是保守的，保守就意味着显无聊和乏味，因此文学多是在寻求语言上的突破，修辞的目的也在于打破原来的语言规则、语用规则，进而进行重组，试图与日常语言分开，以达到某种特定的表达效果。而如今随着全球化及网络时代的影响，语言间的碰撞也在时刻及深刻地进行着，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人们使用语言的方式。此外，当今后现代社会人性化、自由化的特点，影响了当代人的思维方式，他们很多时候无法使用原来的语言形式来准确表达出自己当时的所感所想，因此便尝试打破传统的语言形式，并希望以此来凸显个性。受到网络时代与全球化的影响下，语言内部各要素、语际间的交流与碰撞愈显频繁，为创造新的语言形式提供了充足的条件，越来越多的流行语便由此诞生。本文探讨的“谐音梗”，就是利用一种或者多种语言之间的谐音而创作出来的。正如我们前文所说，有些“谐音梗”是利用谐音赋予原先固有组合一种全新的表达及含义，如例1中的“全家桶”；有些是利用不同语言间的谐音，如“Rock and roll（肉）”；等等。

脱口秀是一种特殊的语言表达形式，脱口秀类节目在西方早已成为了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我们可以从脱口秀解读当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现状，因此脱口秀类节目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脱口秀在中国是一种舶来品，但脱口秀传入中国后，受到了中国类似于脱口秀形式的相声、海派清口等艺术形式的影响，所以脱口秀目前在中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单口喜剧而存在的。随着《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这两档节目的热播，中国脱口秀才真正走进大众视野。中国脱口秀更多的代表了年轻一代对于社会和生活的看法。试看下例：

例9：公司里面，但凡一个老板可以不给你涨工资，那个title可以随便给的。真的，什么经理、VP，可以的话给你封个九千岁。开心吧？后来才知道，月薪九千不含税，“九千税”。

例10：你们都知道，我不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我到这来，就是我老板非得让我来的。他天天忽忽悠悠的，就知道给我画饼：李**，你行，你有天赋，你能进决赛，完了你就飞黄腾达了。我以为我老板就能够忽悠的了，结果到这块儿，李*（节目评委）还在台上说我：李**，天赋异禀！你说我有啥天赋，我现在就有个饼。

当下，很多企业、机构在创业之初，都会仿照成型大机构设置岗位，但刚开始岗位多而职工少，因此几乎每个人都会被委以一个看似位高权重的职位。这样做一来可以满

¹ 周芸 崔梅. 语言传播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 40.

足新入职场的年轻人的虚荣心，二来可以让公司系统显得完备，但其实这种职称是虚无缥缈的，没有实际意义的。例 9 中所说的“九千税”便是如此。“九千岁”本意是古代的一个头衔，仅次于“万岁”，即皇帝，表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但是在这里，只是一个华而不实的称号，因此选手将之解读为“九千税”，暗指承担的责任重，但薪资却与之不符，表达了当下年轻人对于这种没有实质作用的称号的不屑，同时也反映出他们对于这种虚假的社会现象的不齿。例 10 中提到了当下比较受争议的“画饼式”企业文化，即领导为新员工绘制梦想蓝图，希望以此激励新员工奋发图强。这种做法本身没有不妥之处，但是大多都只是空头支票，无法兑现，好比“画饼充饥”，因此越来越多的职场人员看透了这种做法，并表现出了嫌弃的态度。此外，在传统的认知中，领导是权威的代表，对领导给予的称呼的不屑，显示了年轻一代敢于挑战权威的想法，同时也反映出当代年轻人自我意识的觉醒，他们开始抗争以往的传统及权威，并希望以此来实现自我与自由。因此这些“谐音梗”很好地表现了当代青年的精神气质和集体焦虑，反应了新时期年轻人的社会心态和社会心理，代表了他们的心声，这也是脱口秀受到年轻人欢迎的根本原因。

另外，“谐音梗”符合后现代社会下大众的审美需求：相比于语言的功能意义，更注重其形式。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这与当今青少年这一语用群体所特有的求新、求变、求雅等心理特点有关。这种凸显自我个性的语言受到青年一代的追崇，这也是后现代主义社会中，广大底层人民在争取自我语言权利的一种表现。当今中国仍处在一个巨变着的时代，极速的社会变化及生活节奏，留给大众的思考时间是极少的。在欣赏脱口秀时，很少会有观众从逻辑和理性出发来进行思考，更多地是跟随着脱口秀演员的节奏进入到特定的情景当中，与演员一起颠覆正统的思想意识，暂时忘却生活中、工作中的烦恼和困苦，获取一时的欢乐。随着大家越来越习惯于这种欢乐，便产生了娱乐至死的精神主义，即任何事情都可以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因为脱口秀与现实联系紧密，选手大多以自嘲的形式表现自己应对生活的态度，因此观众们在听脱口秀的时候，不仅能够从中收获快乐，也能感受到选手们乐观的生活态度，这也是脱口秀类节目能够非常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脱口秀中的“谐音梗”作为脱口秀中比较典型的一个表达形式，具有很强的自娱性，能使表达耳目一新，且又创作简单，受到大众关注也就合乎情理了。

综上，“谐音梗”是脱口秀演员，即语言传播主体思想意识的体现。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到：“我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¹因此作为一种独特的表达形式，“谐音梗”是人们在各种文化、语言激烈碰撞的今天寻求表达界限的体现。脱口秀演员为代表的社会大众，思维受到了当今社会的影响，对于世界的认知机制也发生了变化，在他们看来，各种语言、方言间的界限不再明确，出于编码的需要，可以利用多种语言、方言的谐音现象来创造性地表达自己所要传达的信息。这也体现了后现代主义解构的特点。

四、结语

如今，一些特别的语言表达经过网络的传播，很快就会以网络流行语的身份进入大众视野，“谐音梗”便是如此。王晓宁、陈珍珍（2021）指出网络热词具有自我娱乐、纾解情绪、延展话语及舆论监督的社会功能。的确，从这两档节目的语言风格我们可以看出，选手利用“谐音梗”来表达自己的情绪，有着很明显的自我娱乐及纾解情绪功能。但我们要知道，“谐音梗”受欢迎并不仅仅是因为其独特的语言表达形式，更重要的是它教会了大众一种全新的思维及表达方式。这种表达方式，从语言形式上来看是对传统语言的一种解构与重构；从其背后深层的意识形态来看，它充满了对于现代社会的种种批

¹ [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贺绍甲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判。比如很多选手所讲的脱口秀内容很容易引起特定人群的不满，因此他们便会遭到来自网络上的各种批评及谩骂，对此，他们也只能以“嘿嘿，寡妇！”的形式来自嘲；很多顶着巨大就业压力好不容易进入职场的新职工，不得不面对来自领导的各种工作压力，他们带着“九千岁”的名号，却拿着“九千不含税”的薪资。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出当下年轻人所面临的生活压力与挑战，脱口秀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吐槽生活的形式，《脱口秀大会》和《吐槽大会》这两档节目的播出，使得年轻大众的心声通过选手的脱口秀得到了宣泄。吐槽更多的是一种自嘲，而自嘲需要面对生活压力与挑战的勇气，这样我们才能有机会去战胜它。因此我们可以借助脱口秀或者其他语言形式来宣泄情绪、吐槽生活，但是宣泄、吐槽过后，应该是重新鼓起勇气的扬帆起航，这一点应该是这两档综艺节目所要体现的精神价值。

参考文献

- [1] 本文语料皆来自《吐槽大会》和《脱口秀大会》两档节目，以下不再另作说明。
- [2] 胡壮麟，李战子 语言学简明教程[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p. 137。
- [3] 王寅 从后现代哲学的人本观看语言象似性[J].《外语学刊》，2009第6期，第33页。
- [4] 陶秀璈，姚小平 语言研究中的哲学问题[M].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第19页。
- [5] 佟立 现代西方语言哲学的百年演化与新走向——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语言哲学转向[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第3期，第9页。
- [6] 邱彤村，陈妍 认知语言学视角下的谐音生成机制探究[J].《教育界》，2020第11期，第91页。
- [7] 王晓宁，陈珍珍 网络热词的传播与社会功能探究——基于2020“十大网络热词”的分析[J].《青年记者》，2021第4期，第42-43页。
- [8] 周芸，崔梅 语言传播概论[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p. 40。
- [9] [奥地利]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贺绍甲译.北京：商务印书馆。